

最近教育部出台了加强和改进中小学艺术教育活动的《意见》，强调学校不得组织参加商业性演出；不得组织参加社会艺术考级和赢利性比赛；各类艺术水平考级和比赛等级，不得作为择校、升学和奖励的依据。我以为这是艺术教育回归理性之举，好得很！

中小学不同于艺术院校，艺术教育育的本真应是陶冶情操，轻松愉快。可是，这些年来却逐步被异化成择校、升学、当明星的工具。不少孩子没有从中得到愉悦，反而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——“吃尽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。这对原本课业负担就过重的孩子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

其实，艺术殿堂不是人人都能跨入的，艺术人才也不完全是教出来的，艺术需要天分。比如舞蹈，要有好身材；比如唱歌，要有好嗓门；比如书画，要有超常的形象思维和创作灵感……即使已经跨入艺术院校的学生，也未必都能成为明星。一些家长对艺术特性缺少理解和认识，加之媒体对“一夜成名”的夸大和不恰当宣传，助长了浮躁心态和功利主义。不管孩子有无兴趣，不论孩子有无天赋，逼迫孩子走艺术之路。有些社会团体利用这些家长的功利心，打着“造就明星”的旗号，举办“全国级”、“国际级”的艺术大赛和艺术考级活动，收取高额报名费、培训费、评审费、考级费、证书费、

奖杯制作费、作品集出版费，等等等等，从中牟利。硬是把艺术教育朝市场化的路上引，至于名次、等级，轻率处置。有的评奖方法令人瞠目：分别以参赛人数的10%、20%、30%评金银铜奖（或一二三等奖），余下的“一个也不能少”，均为优秀奖。为了激励集体参加，还给组织方优惠的回扣。参加人数多的还发给团体锦旗。有的举办方还向组织方寄上初评表格，让你初评（实际是你写什么奖，就算什么奖）。更有甚者，“高抬贵手”，把一叠盖了章的奖状寄给组织指导老师，自行填写，你要怎么填就怎么填。如此比赛，谈何水准？

一些不明真相的家长，拿到奖状欣喜不已，还以为自己的孩子是“天才”、“神童”呢。一些学校也把团体奖状、锦旗挂于显眼处，以显示素质教育的成绩。等到一批家长和学生的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不再参赛，又一批不明就里的家长和学生“前赴后继”了。

行文至此，笔者想起了一位作家教女学艺的理念：重在参与——不为获奖、不为考级、提高素养、健全人格。追溯历史的渊源，不难发现，艺术的本真，纯粹是为获取精神上的欢愉而产生、而传承、而辉煌，原本与功利无关。那么，艺术教育的意义，应该是培养孩子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，让孩子的思想在艺术的星空里自由翱翔，让青春年华变得更加鲜活绚丽。

文兴宇先生的逝世，让我想起与他的一次交流。1986年底，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舞台上，观看了由当时的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话剧《和氏璧》，被强烈地震撼了：没有什么布景，没有显眼道具，一切都是抽象的，但是声光、服饰之美妙，演员美好、熟练的肢体语言，不凡的剧情，笼罩住观众的神情；而主人公的每一句话，都激动了观众的心弦。这是形体、诗意化的舞台和古老故事与现代生活的缔结。

这就是20年前，作为话剧导演的文兴宇对话剧样式所做的有益的探索 and 贡献。正像孟京辉所说：“文兴宇的艺术成就并不仅仅是塑造了《我爱我家》中的老干部形象，他最为辉煌的成就在话剧舞台上。”

看了戏后的一天，我应约来到了文兴宇的家中，聆听他侃侃而谈他的《和氏璧》。

“这个戏很难排。”文兴宇开门见山直奔主题，“故事太简单，没有戏剧性，没有动作可言；大段的、充满哲理性的独白，又是横亘在观众和创作人员之间的沟壑。”是啊，当时话剧不景气，话剧演出不赚钱，这个戏的经济效益在哪儿，更是对作为导演的他的考验。好在文兴宇和他的合作者就如下和，紧紧抓住真理不放，到底把“玉”剖出来了，献给了我们。

文兴宇分析这个戏是“三个特点”、“三个对策”。首先，这个戏不像一般的历史剧，讲一个精彩的故事，有几个具有动作性的鲜活人物。而《和氏璧》只是一个寓言似的故事，与其说是主人公和卞，不如说是作者自己与当代人的对话。因此历史本身在这里显得并不重要，而是追求创作人主观理想的体现。

其次，作者不想表现情节的情节性，没有视觉强烈的舞台行为，戏里的一切冲突，凶吉、祸福、是非、真伪等完全靠观众去意会乃至发展。

象征性强又是这个戏的焦点。那块实际上并不出现的“美玉”本身就是象征，象征卞和的精神，象征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。再比如“接生”一场戏，属于可有可无，它表现的是生孩子的过程；实质上，象征人生的缩影。

这么一出戏，用传统的手法显然不合适。文兴宇提出通过舞台、人物，把戏内在的内容外化成舞台的可视形象，人物的舞台行为。

把“古远、民族、现代”和谐统一起来。“和氏璧”三个大字，是汉民族独有的篆字，既是字，又似画；服饰用的是很糙的绳草（绳草是很古老的）；里面的紧身衣，外罩透空的大网子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的……

“这有点冒险。”文兴宇并不掩饰他的得意，“你排斥观众传统的欣赏习惯，观众就会提醒我。有个观众写来信，说我这一元钱（那时的票款）白花，怎么没看见漂亮的服装道具，没看见显赫的城墙宫殿？你们到底要让我们看什么？所以，我们真是冒险！”

文兴宇1960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，1964年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，开始长达20多年的话剧生涯。文兴宇主演的话剧有《枫叶红了的时候》，而他在中央实验话剧院最成功的是在戏剧导演方面。他的阐述和《和氏璧》的成功，让我接受了这一点。

中国的话剧需要这样的好戏，需要像卞和一样执著的人——文兴宇。

导演文兴宇

秦来



星期天夜光杯·夜光杯

《上海市井》是我的第二本散文集，都是过去写的市井万象，绿豆黑芝麻、陈仓烂谷子，内容驳杂，就像我的为人，狗头摸摸、羊头摸摸，东一榔头、西一棒头。喜欢什么干什么，因为喜欢，所以生动。

我长期混迹于生意场上，到十六铺进过蔬菜，在同济大学门口卖过西瓜，到泰山底下开过饭店，路过枣庄贩过香烟“大金丝”，到山东卖上海服装，到上海卖山东老酒，到浙江慈溪药厂将阴谋兑换成“阳谋”（美其名曰“策划公关经理”）。我的生意，基本都是徜徉于街头巷尾的买卖，与下层社会“沆瀣一气”，所以我的朋友杂乱无章，我呢，“混在人堆”里，乐在其中。偶尔也有不俗的高档朋友，比如画家、作家等等。我们在一起，喝粗叶茶、大碗酒，或者肉皮汤、百叶结，谈笑风生，大声喧哗。在小

资们看来，档次非常低俗。但是我们过着非常世俗而真实的生活，朋友的音容笑貌、喜怒哀乐、举手投足，影响着我的写作风格，所以，我的文章，嘻笑怒骂，“豁得开、野得出”，写着写着就出格，用苏北话讲：玩玩玩玩就不上路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因为做假账问题又一次和老板吵了起来，老板咆哮着告诉我，如果再不配合他，那就只有走人。

下班后，我一个人徘徊在异乡的街头，心里很难过，我不知道是该和老板同流合污，还是放弃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。我在街角的长椅上坐下来，这时，旁边的面包店里传来熟悉的旋律，竟然是那首久违的《海阔天空》，“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”。

第二天，我向老板辞职，在老板惊愕的目光中，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，有着BEYOND歌声一样的勇敢与豪迈。

现在，我又找了份工作，虽然薪水不高，但我很快乐。我的电脑里下载了BEYOND的所有音乐，在夜深的时候，独自聆听。我知道有一种音乐，不但能打动我的内心，更能澄澈我的灵魂，让我有勇气和信心追求自己的理想，那就是BEYOND，永远的BEYOND！

李英梅

其实我在车上也不安全，我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，就在摄制组到达的前一天，一队台湾游客乘坐一辆面包车，午夜看完狂欢节回酒店经过巴塔福戈隧道，被一辆轿车拦住，上来四个持枪的蒙面人，抢走了所有人的现金、首饰、照相机和护照。而巴塔福戈隧道是我们每天的必经之地。

由于拍摄内容的需要，《移民与海》摄制组经过反复斟酌，还是决定冒险走一趟圣塔·特蕾莎，和里约普通市民一起坐一次普通交通工具。通往圣塔·特蕾莎的有轨电车始建于1896年，是里约保留至今的唯一一条有轨电车线路，搭乘黄色的有轨电车到圣塔·特蕾莎是里约最著名的观光路线之一。

2月22日下午，我们从市中心搭乘有轨电车去了圣塔·特蕾莎。一起上车的有两个特殊的同行者，这是两个身高超过1.85米的壮汉，他们都是里约警察局的防暴警察。由于圣塔·特蕾莎是里约著名的抢劫高发地段，中国驻里约领事馆出于安全考虑，特地请警方派员同行。腰间别着手枪的警察就像警匪片中常见的那样，一招一式十分职业，他们沉默寡言，不苟言笑，一前一后，须臾不离左右，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。

电车发出巨大的轰鸣，缓慢地向山上驶去，最初的一段行程是在里约人渠道上，里约人渠道是将山上的水运往市区的引水渠道，采用古罗马引水渠的样式建造的高大花岗岩拱门十分壮观，现在则被用作电车道。过了第二个车站，电车开始爬坡，蜿蜒的道路直向山顶而去，优美的风景次

我很服帖毛主席的关于文艺创作的名句：“深入生活。”这是对知识分子讲的，因为高高在上，所以要“深入”。生活是创作的源泉。我从小就出生在下只角的大杨浦，那里是老工业区，最高级别的资产阶级大概就数“那摩温”（班组长而已）。我自幼浸淫其中，好比咸菜泡在盐卤缸里，周边都是生活，无须“深入生活”，再“深入”，就是跌入地狱了。对于我而言，需要保持本色，千万别忘了自己姓什么，尤其“出有车、食有鱼”的今天。

偶尔也翻翻小资情调的作品，老上海什么，其中的“发烧友”往往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女，大学毕业了，就跑到“上只角”借公寓，好像自己就是常德路上的张爱玲，便白相咖啡情调，冒充小资情调。其实，做资本家是很忙碌的，悠闲地喝咖啡只是惊鸿一瞥，天天泡酒吧、咖啡馆的，往往是“小开”与交际花，是资产阶级都看不起的堕落。

据报载，北大清华的保安都开始陆续装备——“洋化”程度：“上海话比普通话好，普通话比英国话好，英国话比不

女婿的非常时期

周志俊

有两愿，一愿老人们老化解得晚些，二愿儿子成熟得早些。

实际问题来了，母亲大病初愈，接着丈人开刀，妻是他的独女，婿是半子当尽责，陪夜之事，舍我其谁？陪了三夜，我的高血压上来了，同时吃了三种药还下不去，我就和儿子商量了：“辉辉呀，你外公生病了，要陪夜，你妈有严重贫血，我又高血压，你已是16岁的青年了，是否替父亲去陪一夜？就算你孝顺你爹的！”儿子老大不愿意撇着嘴，无可奈何地去了。隔天，丈人对

我发了火：“你叫他来摆样子的呀？晚上睡得比我还死，推都推不醒他，害得我尿都撒在床上！”妻哭丧着脸对他父亲说：“阿俊有高血压，我又贫血，请护士来陪您，您又嫌是外人，这怎么办？小辉来陪您已是不错的了，他就要考试了，您还嫌他？”后来还是您服了岳父，请了一位老护士来陪。他偷偷告诉护士：“我是试试我女婿的孝心呀！”

还试哪，你女婿差一点死在你旁边，他的血压已超过200了呢！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光环有多大，靶子就有多大。

会说话的好”；家庭背景：母亲属于“优秀外来妹”。我则不改初衷。过去，我连自称上海人的权利都没有，如今我不能矫情，只能真诚地表现身边的他们，这是上海的多数、上海的真实。

因为生意的关系，也吃鱼翅、鲍鱼。别人请我，我不便说；我请别人，我不能说，只能躲在文章里说：鱼翅、鲍鱼的味道，不过调料的味道而已，远不如肉末粉丝的嚼头、咸菜黄鱼的鲜美。我的文章，因此充满了市井社会的口味。

有个朋友称我是“市民作家”。“作家”不敢当，喜欢写写而已；“市民”两字却非常喜欢，尽管在某些人的眼里，属于下里巴人，但我只有市民趣味、市井生活，只能写市民与市井。

我在《夜光杯》上的个人专栏“五颜六色”，瞎七搭八已经写了6年多，写美女、美食、美景，随心所欲。我把有关上海市井内容编成《上海市井》一书，以飨喜欢我“野豁豁”风格文章的读者，我呢，也借此出出风头，拗拗造型，“哎哟乖乖”，岂不快哉！

许传福

《潞安州》

（二字银行用语词）

昨日谜面：映雪攻读终成器

（清代人名）

谜底：康有为（注：别解为“孙康有所作为”。“映雪读书”为晋人孙康利用雪的反光苦读的故事）

警察保驾坐有轨电车

王寅

海外见闻

圣塔·特蕾莎原来是富人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聚居的区域，后来逐渐衰败。电车道两边维多利亚式的豪宅鳞次栉比，街边的墙壁上布满了涂鸦。不断有行人跳上行驶的电车，手抓栏杆，身体悬挂在车外。到站时，他们又飞身而下。

半个小时的车程惊险刺激，电车到达终点站。在这里可以登高俯瞰里约市容和海湾，无限风光尽收眼底。同时出现在视野中的还有大片的贫民窟，这些布满山坡的违章建筑无声地提醒摄制组，宁静中危险无处不在。两位防暴警察不希望摄制组在这里停留太久，更不希望对着贫民窟拍摄，搞不好就会有冷枪打来。贫民窟里藏有毒品，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进贫民窟时，经常会与毒贩发生激烈的枪战。

海外见闻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光环有多大，靶子就有多大。

会说话的好”；家庭背景：母亲属于“优秀外来妹”。我则不改初衷。过去，我连自称上海人的权利都没有，如今我不能矫情，只能真诚地表现身边的他们，这是上海的多数、上海的真实。

因为生意的关系，也吃鱼翅、鲍鱼。别人请我，我不便说；我请别人，我不能说，只能躲在文章里说：鱼翅、鲍鱼的味道，不过调料的味道而已，远不如肉末粉丝的嚼头、咸菜黄鱼的鲜美。我的文章，因此充满了市井社会的口味。

有个朋友称我是“市民作家”。“作家”不敢当，喜欢写写而已；“市民”两字却非常喜欢，尽管在某些人的眼里，属于下里巴人，但我只有市民趣味、市井生活，只能写市民与市井。

我在《夜光杯》上的个人专栏“五颜六色”，瞎七搭八已经写了6年多，写美女、美食、美景，随心所欲。我把有关上海市井内容编成《上海市井》一书，以飨喜欢我“野豁豁”风格文章的读者，我呢，也借此出出风头，拗拗造型，“哎哟乖乖”，岂不快哉！

许传福

《潞安州》

（二字银行用语词）

昨日谜面：映雪攻读终成器

（清代人名）

谜底：康有为（注：别解为“孙康有所作为”。“映雪读书”为晋人孙康利用雪的反光苦读的故事）

警察保驾坐有轨电车

王寅

海外见闻

圣塔·特蕾莎原来是富人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聚居的区域，后来逐渐衰败。电车道两边维多利亚式的豪宅鳞次栉比，街边的墙壁上布满了涂鸦。不断有行人跳上行驶的电车，手抓栏杆，身体悬挂在车外。到站时，他们又飞身而下。

半个小时的车程惊险刺激，电车到达终点站。在这里可以登高俯瞰里约市容和海湾，无限风光尽收眼底。同时出现在视野中的还有大片的贫民窟，这些布满山坡的违章建筑无声地提醒摄制组，宁静中危险无处不在。两位防暴警察不希望摄制组在这里停留太久，更不希望对着贫民窟拍摄，搞不好就会有冷枪打来。贫民窟里藏有毒品，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进贫民窟时，经常会与毒贩发生激烈的枪战。

海外见闻